

齐泽克对体系的乐观极其荒谬

沙织

女拳主义者认为智者应该知道体系如何设计，这是为了知道如何选择。但是，从古代近东智慧文学到卡夫卡和贝克特都会告诉人们，体系是荒谬的。

“仆人，服从我。”“是的，主人。”

“我要给我们为国家供粮。”“给它，我的主人，给它！[给国家]粮食的人——他的大麦（仍然）是他自己的，但他的利息（付款）收入变得巨大。”

“不，仆人，我不给我的国家供粮。”“不给就不给。给予就像生下一个儿子……他们会诅咒你。他们要吃你的大麦，毁灭你。”

“仆人，服从我。”“是，大人。”

“现在，什么是好的？打断我的脖子、你的脖子，把（我们两个）扔到河里——（那）是好的。”

“谁的个子够高，可以升天？谁的跨度足以拥抱地球？”

“不，仆人，我要杀了你，你会死在我前面。”

“（那么）我的主人，没了我你恐怕连三天都活不了吧？”

(The Ancient Near East: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

Chapter 146: Observations on Life: A Pessimistic Dialogue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)

这种荒谬接近了电影《反基督者》中的荒谬，在电影的一张海报上，这对夫妇的关系呈现为一把血淋淋的剪刀，他们是剪刀的两个手柄，被铆钉固定在一起但作用是割裂。将彼此的血混合在一起，再让血从剪刀的锋刃间流淌而出。

这就像在荒谬文学中，认同体系的其实是无法决断的人，他们互相之间的捆绑和他们与体制之间的捆绑都建立在模棱两可、怎样都可以的赴死上。在《主仆的悲观对话》这篇阿卡德语文献中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死。

与此相反，和女拳主义者一样，齐泽克是体系乐观派的代表，他认为《忧郁症》一片是乐观主义的。(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ih4y1h7UE/?spm_id_from=333.337.search-card.all.click)

冯·提尔为《反基督者》中的暴力加了一层悲伤的滤镜，对《女性瘾者》作了大量美化，《忧郁症》也采用了塔可夫斯基式关切的视角，但这是为了减弱对症候的攻击性，因为在这些电影中性和权力是由女性承担的。所以齐泽克对冯提尔《忧郁症》的看法完全就是扯淡。他认为主角贾斯汀的态度，她所获得的平静，代表一种美丽的诗意，是对这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，因为这避免了极权主义的陷阱。所有人都要如此，要接受这一基本的、深刻的精神体验，这是加强道德的活动。这不是沉入了极权主义的池塘，和它融为一体、溺毙其中！而是避免它的陷阱。这是怎样的末世狂欢啊？齐泽克说：不是，这不是什么去享受去开心，也并不是开杀，而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

患忧郁症的人在世界毁灭那天获得勇气就是迈出了极权主义之环？我们反对这个看法。第一，他所说的忧郁症对道德的加强，在于忧郁症可以避免让人们打起来。然而，地球上的忧郁症构成了一颗小行星来撞击地球，这不就是最大规模的每个人打死每个人吗？第二，好像一个人带着忧郁症和人类一同灭绝，意味着者是与体系对立的精神发挥了作用，是与极权主义矛盾的要素产生了诅咒的威力。

但它并不外在于体系。它就是体系自身的症候。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对准的是一个拥有大庄园的上流社会家庭，而这个家庭人人都有难以言表的顽疾。在我看来名叫忧郁症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烟花表演，正是这个体系自身的设计难以避免的末日婚礼场景，它的婚礼就是它溺亡的河床。小行星并非天外来物，而是体系自身的不治之症，是它内部的血崩爆发的洪荒之力。

如果你只了解人体的构造那么你还远远不够了解人体，所以即便人人都知道体系是如何设计的，那也不代表对体系有所认知，直到人们能向他人诉述他自己为这个体系的化身的感受——它就像忧郁症的发作一样，感觉时间仿佛停滞，进入一个远离现实和周围人际关系的迷失地带，它脚步沉重到无法前进一步，因无力支撑自身而瘫倒，更不要说嘴里含满骨灰的滋味了。

了解这个体系的不是它的设计者、使用者和维护者，而是症候学家和文化的内科医生。对体系的描述离不开他们对事物的状态的揭示。

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|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



沙织

齐泽克对体系的乐观极其荒谬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_te04CNWRPojodNX7jjNhA

nightfall.buzz